



12

~ 16
4035
15



物研圖書
 No. 29 120
 29. 9. 9
 教授

八16
 4035
 15

< 99 - 131 >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二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

道碑銘或無贈上八字○韓弘新史

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

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

也○序事極其體裁故雖煩而畧無

痕瑕史筆也茅坤曰此篇大畧類傳

而中多險棘句

韓姬姓以國氏

國下或有為字○以國氏本春秋傳詭按韓姓出自唐叔

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二

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
夏者夏音假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秦滅韓以潁川郡陽夏隨改為太康今太康縣屬河南開封府韓其稱蓋
久然自公始大著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公諱弘公
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毋推以為鉅人長
者交或作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者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交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二字而為上有之字或無以為鉅人四字
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

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
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
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複出夫人字或作齊國功下或有於字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事詳見新史藩鎮傳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
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遊
放事侃侃或作侃侃侃侃與侃同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
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
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
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兵下或有將字

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屬之欲切

皆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貞元八年二月玄

士寧代為使九年十一月軍亂遂士寧以其子佐卒四月以其子

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三年劉逸淮副使李萬榮為使弘曲為宋州南城將

死九月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劉卒

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今見在人

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有而字

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

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

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之佐之惠以

弘長厚其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

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悉有其

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地下嘗此

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自將圍

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

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

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

死不亂於汴者吾苗如孳而髮櫛之幾盡然不

一榆刈不足令震駭孳呼豪切不一或無一

聖人之用兵也，櫛髮，櫛髮，苗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徇，血流波道自是訖，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讎，嗷嗷呼號于城郭者，上，數下數入聲與，音預，預，音歡嗷，尼，交，切○茅坤曰：書弘為節度使，弘，落大節凡七事，而不朝，一節尤唐藩鎮所罕見者，故公特詳次之。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假，遣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作，或，作或無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師為字。

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或，告曰剪棘夷急，或，作及無上，或，有安字遣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遣，也不為應，為，下，或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林，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畱輪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遣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晉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元和元年閏六月

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

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

曹以兵或以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

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正充淮西行營都統使

日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

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

蔡姦碑作淮西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

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一年十月檢校司徒兼

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

兵東下進圍破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

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

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

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

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

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又

或作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承承亂之後掠賞

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無上或至是公私

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

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春朝請上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

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下或

非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

是年正月穆宗即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

本官為河中尹河中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

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二表從

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

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

十八或作年八十二致新舊史定贈太尉賜布

從今本或無天子為之四字粟布粟或作布帛非是按舊史實其葬物有

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

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

某官肅元早歿或作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

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

宗為主後沐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

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

韓昌黎集卷三十二

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
 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
 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卑或作畢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
字釣或作釣染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事候 公子公武與
 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
 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
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 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
 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

二十一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峯為
 習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
 軍斬峯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 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
 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
 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
 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
 語重於金帛之賜軫非是其罪殺人 不發聲
 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或無
字非 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互名 將得其人眾乃一名

惕惕丘例切○詩不尚其人為誰韓姓許公

磔其梟狼養以風雨磔切桑穀奮張厥壤大

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公為臣宗

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晉

尾一身壩而緣切○江河邊地曰壩前漢坐侵廟壩為宮公居其間

為帝督姦察其嘽呻與其睨胸上音詰下音荀○睨胸邪

視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胸左顧失視右顧而蹠凡切

蔡先軫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

山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憊或作倚○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天

施不置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發或作賴

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

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

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

憂公讓太宰上謂穆宗養安蒲坂萬邦絕等元和十一年

年六月出鎮河中有第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

莫敢拔拔與攀同又音班○春秋傳板引而立之生莫與榮奴莫

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其述子厚詳矣故劉夢得序其

集云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一篇只論子厚文章之妙其生平不能持身處則深為痛惜之語以出之開闔步驟全學史記昔人評之謂即便似子厚恐未盡然劉辰翁曰以議論為文思致多駁錢福曰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蓋掩故其疵處說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致憐之感人讀之且為三嘆而痛心矣暇問子厚持身之非耶蓋公與子厚舊交也故其文最加意茅坤曰昌黎稱許子厚尺寸斤兩不放手一步孫鑣曰子厚立身草草公亦不能為之出脫故用筆隱躍使讀者自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

陰公或無拓跋二字○慶字更典河東解曾

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

后旁及會伯祖以顯也皇破諱鎮以事母奔

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

貴失御史奔或作去令或作尹○肅宗平賊

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

參貶夔州司馬○特叙其前人皆有節概所

以愧子厚之微意所在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上或子無與字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

厚少精敏無不通達建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
 人能取進士勇嶄然見頭角眾謂榜氏有子矣
嶄士咸切又士減切○楚辭何山石之嶄巖注石高貌選嶄絕峯殊狀注險峻貌
 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
柳集可或或本非是此下或有藍田尉三字下文已見不當重出儁傑廉悍
 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
 常風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
 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今古
古今踔勅角切○前漢非有踔絕之能注高遠也○茅坤曰善出脫于厚却不過于厚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自
 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
 史此校本如是不露王叔文輩姓名甚得姦
微之體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輩執諛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賊例出為刺史則其言率直幾平焉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未至又
 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
 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
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郢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泚濫停蓄為
 溪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
字○新史宗

元既窮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聞其墜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

元和中嘗例名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

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

元為柳州刺史○賾伏代劉禹錫

蕭播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

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

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

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

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

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柳州之政可書者詳見羅池廟碑其他皆

不書獨書贖子一節撮其有德於民之大者衡湘以南為進士者

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

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一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

蠻獠事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

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

窮無辭以白其太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

於朝將拜疏願以稅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

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白上或作上白或下或無刺字○樓昉曰子厚平生雖不得志其所至皆有樹立其處中山尤其行之卓異者以下嗚呼士窮一語乃因事起議論尋常無此體全學伯夷屈原傳亦銘體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之變者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且涕泣誓生歿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宦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

亦可以少媿矣救下或有而字少上或無以
此非感慨于厚與禹錫之播州實感慨于厚與公之陽山也茅坤曰此以下必因當時子厚交游中有此事故昌黎詳及之李庭機曰按司馬遷耳餘贊云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歿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以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子謂利之一字深中叔世膏肓退之謂臨小利害比反目若不相識正與史遷意合郭正域曰昌黎縱恣凌子厚前時少年勇於鑠史遷却不前襲一字
 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歿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或厄

道上或有三而字○只數語總叙子厚生平且悲且憤却有無限斷案林希元日如子厚之才竟以少不更事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終是廢棄可惜也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窳時有或作而有能出解字然子厚斥不久窳不極雖有出於人皆非是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九而無致吏定獄絕不肯放空一字茅坤曰就斥窮雖一字轉極為子厚喜幸然却爽然自失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下轉極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卒年四十七以十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或作十月五日或無十月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武謙光賦澄心如水平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愈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縮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

其力費或作資下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
 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
 斥遵從而家焉建其處不去既往葬子厚又
 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涿或作可或作
 字銘曰為家下或無焉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字或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

墓誌銘

李道古曹成王臯之子公嘗
 銘曹成王碑新史附臯傳後

而所載少年加諱焉。其風刺與子厚
 誌同格但此用直叙而彼特婉曲亦
 更見人品之自異也

公諱遵古字某曹成王子

成王三子其象
 古道古復古其先

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

王成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

王諱上或無
 成字非是

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

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

或無成王字
 數所短切公

以進士舉及第

貞元八年登第

獻文與三十卷拜

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遷

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
 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
 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十一年
 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
 乏裴度言嗣曹王臯嘗能以江漢兵制李希
 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將必有功會道古自
 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總以鄂岳道兵會
 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
 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安人柳泌
 能燒水銀為不灰藥薦之泌以故起閭閻哉

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
 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泌或作賁按新舊史
泌月下有或有十字○史傳帝喜服餌道古欲
信餌而所善柳泌自謂能化金為不灰藥乃
因宰相皇甫鎛以聞俄會帝崩穆宗為太子
惡之既誅泌貶鎛斥道古為循州司馬終以
服丹歐長慶元年諺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
 以葬遂以其年某月且葬于東都某縣其年
某年月上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
無某字紘為進士學女貢嫁崔氏脩或並作循夫人
 隋雍州牧鄆公叔裕五世孫鄆音云○叔裕
字孝寬京兆杜

陵人周大象二十一年十一月卒葬雍州岐父士佺蓬山令緣切且次

配崔氏諱葑葑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

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大曆

三年又十月昭自左嚴騎常侍為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

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

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

葬十四字非是○按古公宗室子生而貴富

能學問以中科取名或無生善自傾下以交

豪傑身歿賣宅以葬史稱道古可于宦便依

博為不少勝厚進所償贖利者多得其銘曰

歡心故少盜美名及歿賣宅以葬或作本非是太謂當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宗也尚或作上當

公弟兄未續又凶弟兄或其遷于南年及始

衰誰黜不復而以喪歸誰或海豐彌彌萬里

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

誌銘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

羣贈尊即其人至是銘之○先

序世系及拜官爵卒年月與羣處

後方述其為人文情間散使人低徊

不不能已茅坤

日雋才逸興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君或作公其祖於元

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于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

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則不應

重出會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

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君字吏部攷功

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御

史佐鄂岳使唐鄂縣屬京兆府今屬陝西西安府裴均之為江

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

馬為本軍節度使均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

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均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名均為尚書左僕射均鎮襄陽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

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

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三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

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會衢

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

或無會字或無方字治衢三年復入為庫部

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

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疾下或無居字即以其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
 之墓次或無次字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
 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
 疎數也數音朔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岸斬絕
 之行熱或作然或作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
 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
 不復顧問或無此或分字或分掌以去一無所愛惜
 不為後日毫髮計置也遇其空無特客至清

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
 不為辭謝看或作對看下或無或字○寫得韻絕其夷曠之懷疎畧之行宛宛
 如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
 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
束不得又澹宕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
 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歿而親故無所怨議哭
 之皆哀又可尚也轉入正甚初娶吏部侍郎京
 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
 吏部侍郎卒

詞次嫁蘭陵蕭儼詞或作嗣宗儼或作讚後娶河南少

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

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四或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關一作辟○再鳴謂佐三

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鄂岳郎官郡守愈著白

官或洞然渾樸絕瑕譎樸或甲子一終反玄

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薛戎元稹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及之○叙

事續密較史傳互有詳畧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為晉安西

將軍寶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

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為字汾陰河中縣

也後名寶鼎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胤其後皆

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

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為河

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系表作縑○九河南人續純縮繪紘縑縑也

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

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
名蹟其達者四人又一人人丹戎放朗也達者

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彦

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

以事自累為貴戎少有不學術不求聞達居於

操其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

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使下或有

日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

褐衣為吏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

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

碑為從事使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

者三返乃應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

或作始屬下文非是○貞元八年六月以桂

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名衡為給

事映表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使李

吳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

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在冕府累遷殿

中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

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

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

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歿不得已俱釋之史傳冕欲除摠以附傳家戎不肯從還自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實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他館環兵脇辱之累月終不為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歿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聞濟美代冕使福又副使事於浙東府建奏冕為團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戎又副之

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一年正月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銘亦無書除至則悉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或無兼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

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
卒上或奏至或無此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
有病字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
入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
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公凡再娶先夫
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
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沂或
按世系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
表作沂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公之葬也故
與薛為代

公第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
銘故字疑當在上上文公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
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僂俛以隨亦貴於
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
壽叶寶或作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室有後
賈或作寶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三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之妻也夫人之墓以長慶

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事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一月薨則公武已暴病先歿矣許國之誌謹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

姓改翟本黃帝之後故檢代居翟以地為氏

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

中書令許國公之妻

或無今字前鄜坊節度使徽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邠音孚坊或作州非是

今邠州在陝西延安府漢邠縣後魏邠州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

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嫁歸以適韓氏韓氏族

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又或作父非是公下

或有之字也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賀或作賢

事皇姑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

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為字大夫夫人

弘母劉氏即玄佐之妹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

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

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帥卒就蔡功受節居藩

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

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邠之公府春秋若干

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

再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

子嗟歎之固下或有守字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

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

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

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翟黃帝之後 璜顯於魏以佐文侯翟璜佐魏文侯為上卿 高陵相漢

漢成帝時翟方進拜相以儒雅義以家酬翟緣餽吏事號通明相封高陵侯 為東郡太守時王莽居攝乃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字太郡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

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更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

母公居河東子在郟時公或作文非是○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

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郟街於是作郟為王屏時祭白帝今之郟州蓋取名於此

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

莫我撫已莫我或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

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龍盛與夷用昭厥

齋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公嘗有送竇平從事

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或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即司業明矣唐史牟附見羣傳後○唐順之日前叙歷官後敘事行歐公荆公多用此體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或作字貽周○六

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
 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同昌諱胤生臯攸諱叔向
 官至左拾遺深本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
 曆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奉
 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奉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
 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部字
 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
 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年生於天
 寶八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

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
 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遲音穉義見一及
 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寶生于時公
 舅袁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慶且賢公然寶
 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或有字○高字公願
 中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
 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歿公權
 代領以定其危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後將

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

使盧從史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舉

歸東都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舉駕

從史卒敗歿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元和

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都知兵馬使身公始佐

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

府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

慶為東都留守慶為東都留守歷六府公文武細麤不同

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或無

○年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

六府從事

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

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茅坤曰多虛其

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今守疑當作字

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

下之分以躬先乏恂恂愷悌得師之道過或

過或作惡分下或無益字漢公一兄三弟

常羣庠鞏史稱竇氏兄弟三人皆為郎工詞

然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

史常字中行大曆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

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自吏部郎

夏卿為京兆尹薦羣徵拜左拾遺

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

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

略使九年卒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

刺史韋字曹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臯出

移鎮浙西以韋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除奉

先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俗發二州

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鞏字友封元

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皆有材名公子

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自副

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奉述父

之志曲而不驕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或

秘書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

監下或有愈少公十九歲

少字曆三年生至是年五

十文故云少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

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

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

其銘曰

后緝竇逃閱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緝音珉

○左傳

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繹左娠逃自竇歸于
 有仍生少康克復舊物少康二子曰稱曰龍
 龍居有仍仍康克復舊物少康二子曰稱曰龍
 遂為竇氏聖愕旋河犢引比史記孔子不得
 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灰臨河而
 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漢寶太后從
 好黃老而嬰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撥漢
 納孔軌蓋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孔子
 之道左傳所謂納民于軌物也後去觀津而
 漢叙傳所謂伏周孔之軌躅也觀津而
 家平陵而或作西觀音貫嬰兄之子充墓
 遙遙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為吏部有姓
 後昌寓笑曰遙遙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
 華昌寓遙遙字出此

孔哀奠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新舊史有傳大抵皆本此誌而加詳
 之○條次政事極略而少道逸茅坤
 曰語多
 跌宕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

○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之子如
 珪如珪子岑父岑父之子載幾戰戰
 為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幾
 年七十三上

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
 敢煩以政上上或無三字○長慶三年幾累
 表請老臨幾以禮部尚書致仕優

詔褒美如漢 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

公尚壯上三畱奚去之果郎下或無韓字曰

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宐去吾為左丞不能進

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宐去一本乙君吾二字

君下郎少一吾字年下或無至字非是郎官

或作郎中漢書龔勝那漢俱乞骸骨答詔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 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

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

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

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畱資

何恃而歸曰吾負一宐去尚奚顧子言愈面

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

非 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或音鳥無賢字皆

是 見戣音朔相上或有孔 戣為人守節清苦論

議正平平或作直正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

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

過三數人陛下不宐苟順其求不畱自助也

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

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以前愈自叙與孔左

丞交游之畧以後纔

次第孔左丞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佐三府

官至殿中侍御史建中元年第進士鄭滑

至府與對揚母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致動

入為侍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

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諫議

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

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推酷為州縣弊憲宗異

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賄二十萬緡抵外吐突

承瑞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

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瑞有功不可弃殺得副

章不背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左以聞殺効

奏涉結近佳管罔上聰加皇太子侍讀被給

有詔斥涉峽州司馬

事申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

之俸察使李少和坐賊獄寢不下博陵崔易

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其情

殘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二月俸

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

元和中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

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

新舊史殺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破也而山

谷本於元和尚書左丞之上久他本增一復字

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

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

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蚧

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

韋昌黎集卷三十三

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史或華州刺

貢海物之下非是披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遮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或無可食

字○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

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中軌監軍高仲謙上急

變捕位劾禁中殺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

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殺與二司雜治無反

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

中入愈怒故出為華州刺史

下邳令管外

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

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

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

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百

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年裴寰為下邳令疾

其擾八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講寰有慢言

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

懇拔甚切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

奉者謂之又坊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亦

有小使之名疑即此輩也元和十年以李絳

代為華州刺史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

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

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

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勸今安在是

可為朕求之度以殺對即拜殺嶺南節度使○

由大理理為祭酒則畧

約以取足境內諸州

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

下碇之稅

碇丁定切與碇同○步始至有閱

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

賄或絕海之商有歿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

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公曰

海遺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

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

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

縛或作傳或無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

官有訟者公名殺之吏上或山谷諸黃世自

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觀下或有

○自貞元中黃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

諸蠻叛久不平

兵討之莫有功有所指取

容管經畧使楊

裴行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

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

武定或作定武

是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憺性命相屯聚為寇

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

利害不足與論是非

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

上或有况字或無耳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

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

露毒相枕藉歿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

韓昌黎集卷之三

十一

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

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歿嶺南囂然月或作日

非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

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

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或作自常非是

詩或作詞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十文年遷尚書吏部侍郎

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

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

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

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波諱岑父祕書

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

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

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

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溫或作遵恭作溫則與傳合或云晚年

皆从溫世系表四子皆从溫非也豈以嫡庶為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公之昆

弟五人載戡戡戡音公於次為第二公之

薨戡自湖南入為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戡自湖南觀察又為

少府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于河南

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先公僕射墓之左銘

曰

孔世世八吾見其孫世或作三十一此銘皆以

是今按此依字白而長身寡笑與言自或作

其尚類也莫與之倫也或德則多有請發于

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

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

字○王弘中嘗為連州司戶公為連

之陽山令嘗為作宴喜亭記後為江

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為作

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

見三十一卷○邵伯溫曰孔子作經

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

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

仲舒碑又作詩蘇子瞻作司馬君實

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

知之矣唐順之曰前叙歷官始末如

經特於精神筆出

另行點次如緯

公諱仲舒字弘中舒并州少孤奉其母居江

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

遺改右補闕禮部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

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

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

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

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

闕或作缺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

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

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

家可也樂或作定文書下或有事字日日語人丞相聞問

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

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千與民

或作丐貧民按下文已有此三字是不應再出○仲舒之除酒榷蓋與民共之使自得自釀非以直以錢九千

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

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遭

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

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老子浮屠象禁或作學非是

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為六字亦是衍

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裁刪耳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由立或作去皆非

是以其誑丐渙利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

作民蓋避諱也下求人在官四年數其蓄積

利害與人吏約放此

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或無以字○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執事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其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許晏士大夫重之爲政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入

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捨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或在或作及知二字屈一作冤○友人蓋楊憲憲爲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憲江西姦賊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或無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開閣州奏利或作之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又具爲科條與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爲據也

人吏約事備一且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
 初若字上或更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其備下或有悉字按
 復字上或更出事字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
 始不可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或無諱
 祖諱景肅丹陽太守攻諱岐襄鄧等州防禦
 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或或作某公先
 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公娶其舅
 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
 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

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作脩或

或無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
 是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
 順若婦女何德之或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
 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云集韻最
 託其功皆以最字起之或亦作載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或有銘字○意致
 歌可涕劉辰翁曰退之志馬少監墓
 似有詞賦氣唐順之曰此歐文黃夢

升張應之諸作之祖茅坤日以生李故舊志墓最悲涼郭正域日因少監而及其三代弟兄無一諱道少監生平止就交情上生感另是一格魚竑日品題甚妙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日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

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馬燧也少府

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茂

次繼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

年又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叙世次累而該積三十四年五轉少句尤省九始余初

寇應進士貢在京師貢一作舉竊不自存不自存有能字

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

預議韓愈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燧其年罷兵燧奉朝請京師愈公之兄也王

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

賜食與衣貢一作舉不下或有能字食上或無賜字云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

按無賜字即不成文衣並讀如字為是

名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睂眼如畫髮

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姆莫捕切又莫豆切或云

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也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吐韻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儀禮姆纁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又十無子出而不復嫁復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妬記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黃魯直亦嘗用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鉅退

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鳴停時能守其業者也碧或作蒼業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苗苗鄒滑切又側劣切○茅或作恭非是其牙稱其家兒也苗鄒滑切又側劣切○茅坤曰描寫三人如畫然却自有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

王於客舍

公貞元八年登第十一月又後十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

又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

卒自貞元十一年或無此二字非是元和五年暢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

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句未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歿而觀

居此世者何也是以道乙居字然篇末兩三

何下當有知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四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宗師字紹述河中人其元和九年

尚為前太子舍人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不殆襲前人一言一句此退之沾沾自喜故為紹述深許若此陳無已曰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茅坤曰昌黎

文多奇，咽亦多生，割處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

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按唐藝文志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

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旬，又何其難也。

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澁矣。宋王晟劉忱皆為之解釋，潯陽趙仁舉又為箋注，如翻鴉鵲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之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有詩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闕異哉。樊子怪可呼云云，見十九卷與袁相公書注。

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從子客切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

其藏一錢作長而或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

遣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蓋下疑嘗以

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

此出為綿州刺史或無嘗字師或作帥或無

有元元和十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

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絳州之人至今皆

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

卒年若干病以或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

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典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十年閏二月從鎮荆南

八年二月自荆南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

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祖某官諱泳泳試

年九月卒于鎮贈司空

評事累贈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

帥策上策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

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紹述無所不學於

離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在眾若無

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知曰後當然已而果

然後上或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賊或後

韓昌黎集卷二十四

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又哉
莫覺屬學非是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
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何孟春日退之文從字順各識職即陸機文賦選義按部我離就班之說也李性學日誌樊宗師墓謂其不陷襲前人一言一語蓋與鑿鑿乎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意適相似所以深喜之然謂文從字順各識職則宗師之文不從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邢李漢父

公嘗為文祭之見二十二卷○叙次明簡

公諱邢字某雍王繪之後邢蒲經切雍於象史作繪○繪太祖景皇帝之弟文之子也為隋夏州總管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主其祖父曰雍王長平

王追王之字音旺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又字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淮陽生景融生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

夏及魚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爰為蜀州晉原尉生公沐粹以卒原或作康粹祖對切○子無家母抱生一歲日粹說文周年也

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嗣食音至五六歲
 自問知本未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
 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
 十四五能聞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
 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凌
 傳之聞諸父敵或作嬌非是諸父泣曰吾兒
 尚有子邪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
 容切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或
 作謂或無吾字無以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

尉選魯公真卿弟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
試書判拔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
萃為上等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選為萬年尉
 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
 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元和十
鄭餘慶為河南尹南鄭家奴以書抵縣請事
鄭與元府屬縣也公悉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
 令辱我令辱我或無複出令辱我二字○漢
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
官又袁盎還愧其吏公此且曰令退遂怨之
文與劉昌裔諸皆用此

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拜宗正丞宰相以文
 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
 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或無者改
 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
 不以吏事受責歟陝號節度使衛長慶元
 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
 慶元年正月字○那長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
 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
 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
六月玄暉

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
 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志
 其夫而及其妻之父與夫人高明遇子婦有
 妻之曾伯父者過詳也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
 孫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激下或放芮城尉漢監
 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漣洗潘
 皆進士漣所簡切洗音光○漣字經野洗字
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
初為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
 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為
 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
 復廟祀廟或作其○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令合立三廟此以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

墓誌銘

張微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微歿于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為得稟稟觀其得士卒心而不肯從亂出門罵賊一節雖千載之下鬚眉猶張至銘辭尤

奇怪

張君名微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

御史

微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

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

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

元或作一攷之史當作元年牛

宰相字或作宰相牛公○陳齊之日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

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愴不敢留遣之而密奏

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

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

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

三月以總為太平軍節度使發半道有詔以

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

七

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或仍
 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
 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感我事無
 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母或作無我事下或
 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
 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徽長者不殺
 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
 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
 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無守者以告其
 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

必為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餘
 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作信而下
 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眾出君乃
 記其事也但無所破不敢刪耳或云餘人
 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眾出君與或
 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
 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
 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
 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
 則或有之○洪興祖曰新史書徽事大抵出
 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歧一字筆

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餒為飽則不若公語且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餒虎也
 虞生變即擊君以歿君抵歿口不絕罵歿皆
 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
 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
 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
 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恭或泰范陽人義而
 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
 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
 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總也總以二年秋遷

右僕射明年夏名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然按舊本皆作四年今始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名還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乃克葬也
 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
 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飭進養之褥或作衾或無
養字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
 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空青山出
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
 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
 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豐於弟而儉於妻子吾願得其人以爲兄

可嘆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父某某或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脩羣女技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揭音噫暗以為生子獨割也噫於金切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知或不失名得猛厲也厲叶音烈自申于明闇莫之奪

也明闇當作闇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也明說見下條也當割切或無者字或無之字按此銘以微揭割雪折厲奪也為韻而行生清兵各目貞復自為韻蓋法免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明闇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或云闇當讀如諫闇之闇恐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也相呵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太父襲夔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在他處人誌其所親則必極其稱揚公特為載世次履歷所謂人詳我畧也

贈禮部尚書太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

乏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

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世系表作

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

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復出其族世所

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先夫人未人生能配其

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

為士妻唐夫人長女婿河南緱氏主簿貞元十

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

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

龍門山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龍門

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為之誌之河南府城西

之字又或其詞曰或有銘字而無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

生夫人載穆令聞是或爰初在家孝友惠純

乃及于行克媿德門乃及或作享膺其為禮

祿其為仁為禮或作禮容以下法曹之終諸

子實幼筮笑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

彌劬循道二句或作既克其家厥閉愈劬或作絕三女有從二男

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

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累累或作纍纍扶牀坐膝嬉

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

于盈伊咎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

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儔休以古韻吐已

見溪堂黃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參軍李君

之祖也習之嘗自為其皇祖實錄終日先

祖有美而不以知不明也知而不以傳不仁也朝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朝乞公銘之辭也誌墓而特標其世其德行其墓作三段又是下格論者乃謂公與李翱厚相知而次其祖墓簡徑如此豈欲公阿私其好邪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

七或作八月下

隴西

李翱合墓其皇祖破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

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

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

韓昌黎集卷三十四

十一 三 聖 歲 暮

德行以識其墓識或作誌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

世至司空其世或作其司空之後二世為刺

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暠字玄感晉安帝時

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暠曾

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督青州刺

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由侯至于貝

州凡五世孫詔諡義參軍諡子楚金其德行

日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

其未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

焉姒或作媼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

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上或無

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按李翱集刺史嚴

正晦也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

頗傳胥後令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

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

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立木而

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

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

大理加下或其墓曰日或作日非是山谷李

世日其德行翔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日為一例殯

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

于開封壙于丁巳壙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

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字子衡無後字子衡蘊必發其

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

侍郎惟慎子又人衡其弟子衡也貞元七年

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遺而

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

之實錄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陵故言

愈於處士妹孺也為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

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

張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

之以成河南怒命卒卒或作牽拚之拚或作拚法曹

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

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賤氣

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

而孤母夫人憐之贈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好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翁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誌墓而獨述其誤服泌藥一事可發大笑江隣幾曰此誌畧不叙于世代行事不知何也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于或作于孫下或無字年四十八于大曆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窆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

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

第十年為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為鄂岳遇

方士栢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

病益急乃死泌或作貫說已見其法以鉛滿

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

砂云鼎下或有以物字余不知服食說自何

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

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

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

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

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

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

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各名位世所共識

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

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

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

以藥顛或作巔茵或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

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

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
 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
 不歿今遺子一器可用聚肉為丸服之別一
 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
 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其家或作有家
 字盧大夫歿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歿乃
 歿肉或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突今淮南子
及內經靈樞尚在此體疑此害字乃突之
訛也乃歿一作乃絕乃或金吾以桺泌得罪
作及或無歿字皆非是食泌藥五十歿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斷不

歿乃速得歿謂之智不可也又穀三牲鹽
 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
 者皆曰五穀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
 醢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兔雞三者古以養老反
 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
 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歿乃悔後之
 好者又曰彼歿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
 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歿矣及且
 歿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
說云張籍

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命彈琵琶筆白樂
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病竟不痊退之
嘗譏人不解文宇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
博土墓誌戒人服金布藥而自餌硫黃邪又
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
屠白笑未竟人復呼正謂此耳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四終



